

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(Atlas Shrugged) 導讀： 純粹資本主義的烏托邦，英雄靈魂的快樂居所

黃春興 2009/07

I. 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暢銷小說

根據美國 CNN 有線電視新聞 (2009/4/29) 的報導，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在二〇〇九年前四個月的銷售量達二十萬本，超過前一年的總量，並連續幾個月名列亞馬遜書店前五十名暢銷書排行榜。接著指出：這本厚達一千一百頁 (英文版頁數) 的小說於一九五七年出版，其作者則早於一九八二年離開人世。五十二年來，它已經賣出了千萬本，而近十年的年銷售量也都有十萬本以上。

這樣暢銷的小說，讀者一定認為是《飄》或《大亨小傳》，很難想到是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這本書名怪異得找不到中文譯本的小說。根據一九九一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一書協會的聯合調查，它被讀者群公認是影響一生最大的書——當然僅次於《聖經》。另外，維基百科引述的二〇〇七年閱讀抽樣調查也指出：十二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讀過它。這麼暢銷又深具影響力的一本小說，怎麼會長期在中文市場中缺席呢？這謎題的答案會是什麼？

原因不在於戒嚴時的政治壓迫，因為強烈反政府的《到奴役之路》並不缺席；也不能歸因於社會文化水平的低落，因為台灣書市並不缺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巨著。我想，理由應是讀者不習慣本書的寫作風格，以致企業家看不到出版它的利潤。維基百科稱這本書為「哲學小說」——令人一想到就覺得枯燥且索然無趣。之所以會如此歸類，可能出在本書作者艾茵·蘭德 (以下簡稱蘭德) 在第三卷裡借用男主角的演說，以五十頁篇幅 (英文版頁數) 闡述她自己的理念。其實，蘭德已將其理念十分成功地嵌入了書中主要人物的言談舉止中，大可不必再重複。我認為她在藉機強化讀者對自由主義的印象。讀者可以略過這五十頁，而一點也不影響原本的情節和內容；等到想更完整地認識她的思想體系時，再來閱讀這部分或她同時期寫的論文集《自私的美德》即可。當今讀者的閱讀習慣已寬廣甚多，讀者若能耐心地看完這五十頁更好，畢竟蘭德的思想早已是當代美國思想的主要成分。

II. 宛如武俠小說般高潮迭起

進入小說，讀者會驚訝於它竟如此引人入勝、欲罷不能。情節像極了武俠小說：一群英雄兒女慷慨激昂，善惡纏鬥高潮迭起。作為導讀不能破壞閱讀樂趣，重

要情節必須守口如瓶，介紹書中人物也只能如此大概而言之：大俠高爾特身懷絕技且剛毅不屈，俠女達格妮幹練強悍卻是情癡情種，商業才子里爾登成就非凡卻敗於婦人之仁的慈悲心腸，哲學大師阿克頓不時以少林老僧口吻宣揚理性價值。蘭德另外安插了幾位藉以彰顯其學說的特別人物：丹尼斯約德扮起海盜，以顛倒於廖添丁的行徑，反而搶劫窮人財富以歸還富人；法蘭西斯可偽裝成花花公子，暗地破壞自己的產業，不願意繼續提供世人產品；艾迪代表一般的就業雇員，忠誠於自己的職分，並期待獲得應有的報酬。當然，書中也有一群令人齒寒的反派人物，蘭德稱他們為「掠奪者」：他們假借「利他主義」之名要求他人得「服務社會」，藉以掠奪成功企業的資產和控制全國工業生產，終而導致整體經濟破產。

類比於武俠小說，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的英雄是擁有創新能力的科學家、思想家、企業家、音樂家等，他們練就的絕世武功是開創前無古人的新思想、新藝術、新事物，而他們奮鬥的目標則是要重建一個自利和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。

根據蘭德自己的說法，她寫這本小說的動機是這樣的：

「對於所有發現了《源泉》，並且就進一步擴展它的思想向我提出許多問題的讀者們，我想說，我是在這部小說中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：《源泉》只是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的序曲而已。」（〈作者後記〉）

《源泉》是她於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成名作。它為蘭德帶來了聲名，也帶來財富。在那本小說裡，她借桀驁不馴的年輕天才建築師洛克與世俗的對抗，表明人類文明乃是創造者們的辛勤成就，而缺欠創造力的掠奪者卻一心只想掠奪他們的成就。她厭惡利他主義，因為那是掠奪者的欺騙伎倆；她呼喊自由，因為創造無法預設立場。

創造者的確帶來了新的藝術和事物；但是，沒有新的藝術和事物的世界就會走向毀滅嗎？文明就會消失嗎？為了回答這問題，蘭德嘗試從反方面去思考。大約在《源泉》出版的次年，她開始設想一個創造者們紛紛離開崗位的情節，看看世界是否會就此停擺？她自問：人類歷史上，為什麼創造者們從未曾罷工過？她想讓創造者們也來一次罷工，讓他們也能大聲說出他們的不滿：「我們有頭腦的人罷工了。我們罷工反抗的是自我犧牲。我們罷工反抗的是（你們的）不勞而獲……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

她在《源泉》裡提到「那些偉大的創造者」時，清楚地點名是「思想家、藝術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」；但在本書裡，我們看到了一個有意義的變化：她把「企業家」也加進了創造者的行列，更以他們為情節的主體。當各產業的企業家們紛紛罷工後，鐵沒有了、煤沒有了、火車運輸中斷了、農產品運不進城了……不只整個經濟停擺下來，連人都活不下去，社會開始動亂……。至此，蘭德思想有

了大的突破，她對創新、自由、獨立、自利的理解不再那麼抽象。她知道只有建立在自利和自由的純粹資本主義，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、獨立、創新，而且也只能保證人的生存。

書中，創造者們罷工之後隱匿到「亞特蘭提斯」——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烏托邦，是「英雄們靈魂的快樂居所……只有英雄的靈魂才能進入」（第一部，第六章）。不過，蘭德對亞特蘭提斯只粗略描述，因而招致許多誤解，甚至被類比為新形態的極權社會——「老大姊正在看著我們」的社會。其實，蘭德只是為了給罷工的創造者們一個避難基地。他們還時不時地潛回到現實世界進行破壞和招募新人，並等著重建現實世界。當現實世界的政權瓦解時，達格妮嘆道：「一切都結束了。」高爾特卻回答道：「一切剛剛開始。」（第三部，第十章）

誠如尤金·韋伯（Eugen Weber）所說：人的基本情感——性、愛、自私、幻想，都是烏托邦的計畫者想控制的，因為它們是摧毀計畫體制和秩序的源頭（〈二十世紀的反烏托邦〉）。也因此，反烏托邦論者往往把希望和信心寄託在這些基本情感之上，而其中的自私就是蘭德論述的焦點。至於認為蘭德的烏托邦也必然走向極權主義的看法是錯誤的，因為純粹資本主義不同於社會主義之處，不在於政府控制程度上的差異，而在於運作邏輯上是否能夠開放多元形態之組織。純粹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包容不同管理思想和利潤分配形態的組織，但任何一個私有產權組織的存在，都會威脅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存。

在蘭德開始構思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的一九四四年，經濟學家海耶克（F. A. Hayek, 1899-1992）出版《走向奴役之路》（The Road to Serfdom），警告世人留心自由的流失。蘭德熟悉海耶克的著作，還批評他的思想也受到社會主義毒素的侵入，說他沒修練到百毒不侵的境界。她試圖完成較海耶克更為嚴謹的論述，但身為小說家，蘭德選擇的是將抽象的見解和理論「塑造出具體的物體和事件，……用人 and 事件的具體形式，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」（Leonard Peikoff，〈三十五周年版序言〉）。

於是，當蘭德選擇以罷工為題材後，她著手描述罷工後所引發的經濟體制土崩瓦解的過程，就如前面提到的「火車運輸中斷了、農產品運不進城了」。這是本書第二部的主要內容，讀者仔細閱讀就會發現蘭德對這些過程的描述是何等的細膩。

III. 政府控制企業的過程與結果

小說裡的發動機、油田、銅礦、合金、鐵路運輸、金融等產業先後遭到不同程度的政府控制，其過程大致如下：

1. 掠奪者散播利他思想，在社會形成「自利是不道德」的氛圍；

- 2.利他氛圍鬆動部分企業家追逐利潤的意志，迷惑他們接納利他導向的投資計畫；
- 3.掠奪者取得公會（例如國家鐵路聯盟）領導權，以公益為名提出違反競爭原則的建議案；
- 4.掠奪者利用社會運動方式把建議案塑造成社會正義；
- 5.立場懦弱的議員轉向掠奪者，讓議會在多數決下通過建議案；
- 6.接二連三的社會正義法案，逐步強化政府對產業的控制，甚至國家化。

由於蘭德書寫的對象是生活在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下的美國人民，因此，她警告他們：人民長期的縱容會導致政府以暴力威脅人民（如 X 計畫）。在 這之前，人民必須在上述程序的每一個關鍵點遏止政府權力的擴大。在這千頁的小說裡，她利用不同產業被國有化的過程指出人民失守的主要原因：喪失了維護個人 生產報酬的道德和勇氣。

小說的故事從艾迪走進塔格特大樓開始。「他就感到輕鬆和安全，這是個充滿競爭和力量的地方。……塔格特泛陸運輸『連接兩座海洋』……的口號，比《聖經》中的任何一條誡律都更加耀眼和神聖。」（第一部，第一章）但是，耀眼和神聖的大公司也存在著某些弱點。塔格特公司從懷俄明州到德州的里約諾 特線已經老舊，鐵軌、隧道、大橋隨時都會出狀況，以致逐漸失去客戶，讓運牛奶起家的新公司（鳳凰—杜蘭戈）搶去了大部分的市場。自由市場的競爭法則：無關公司規模與歷史，生產效率決定了勝負。幸運地，負責公司營運的達格妮是個追逐利潤又幹練的企業家，她看到了問題，計畫翻新里約諾特線的軌道和大橋來加強化 公司的競爭力。她勇敢採用新發明的里爾登合金，因其強度、耐久度、成本都勝過傳統鋼鐵。

但很不幸地，她那擔任公司總裁的哥哥詹姆斯卻是個缺乏果斷的利他主義者。他宣稱：「里爾登……已經夠大了。我們應該幫助更小的人們來發展。否則，我們只是在鼓勵壟斷。……自私的貪婪是過去才有的，現在公認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必須被放在任何一個企業裡頭。」（第一部，第一章）他打算將翻新 里約諾特線的資金用於興建墨西哥境內的聖塞巴斯提蒂線——一項他認為可以幫助貧窮的墨西哥人民卻看不到利潤的投資。這違背了經濟原理法則的作為，不僅是塔格特公司走向失敗的開始，也是社會走向奴役的發端。

社會瀰漫著利他主義，連火車上的經濟學家也強調利他，更遑論詹姆斯了。蘭德利用里爾登的結婚周年慶宴會，以兩組對話為例說明利他主義的擴散。一位是哲學家普利切特博士，他在回答某位商人關於「機會平衡法」時說道：「……我

贊成自由經濟。自由經濟離不開競爭，所以人們被迫去競爭。因此，我們 必須要對人有所控制，確保他們的自由。」另一位是文學家尤班克，他對一群女士說道：「過去的文學……是一種淺薄的欺騙，爲了取悅它所服務的金錢大亨們而對生活塗脂抹粉——道德、自由的意志、成就、幸福的結局，以及某種英雄人物。我們可以嘲笑所有這些東西。」（第一部，第六章）

在墨西哥政府將聖塞巴斯蒂安線收歸國有後，詹姆斯將投資失敗卸責給公司的經濟顧問。爲了彌補損失，他策動國家鐵路聯盟提出「反狗咬狗條例」，企圖藉此法案消滅競爭對手。國家鐵路聯盟是個強制性公會，規定成員必須服從多數決通過的決策。反狗咬狗條例宣稱：鐵路的首要目的是公共服務，不是利潤；爲了避免割喉式競爭，每個地區只能有一家公司經營，並由服務該地區最久的公司取得經營權。蘭德借用達格妮和鳳凰—杜蘭戈公司總裁丹康維的對話，表達她對企業家喪失捍衛生產道德與勇氣的憤怒：

「達格妮，現在整個世界的情況很糟，我不清楚到底哪裡出了毛病。……人們必須彼此依賴，找到出路，但除了大多數人，誰來決定走哪條路呢？……他們是對的，人必須團結在一起。」她氣得發抖……說：「如果他們當中剩下的人只是靠著毀掉我們才能生存，我們爲什麼願意讓他們生存？自我奉獻式的犧牲永遠都說不通。……如果那樣是對的，我們最好現在就開始彼此屠殺吧！……」她突然明白……丹不再是一個有行動力的人了。……她坐在那裡看著他，實在搞不清是什麼能把這樣一種人擊垮了。但她知道，那不是詹姆斯（第一部，第四章）。

「那不是詹姆斯」，而是整個社會瀰漫的利他思想腐蝕了他的意志。

蘭德無法要求掠奪者停止對企業家進行心理戰，她難過的是企業家和創新者們無法讓自己的思想和他們的行動一致。他們勇於創新和開發市場，卻爲何喪失捍衛生產道德和理性的勇氣？在《自私的美德》一書中，她說：「利他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正是希望人們無法認識到下列區別：交易者與掠奪者的區別，生產者與匈奴王的區別。」（頁 225）在本書裡，她借用高爾特的話說：「人們一旦令自己的美德變得模糊不清，邪惡便擁有了絕對的力量；品德高尚的人一旦丟棄了他們不屈的信念，就會被卑鄙之徒所利用。這時，出現在你們眼前的就是一幅諂媚、無賴、兩面三刀的景象和一個自認爲公正、不可退縮的邪惡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要認真地去對抗已經被毒化的社會，卻又是困難重重。丹失敗了，聰明又勤奮的里爾登也因猶豫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充滿自信的達格妮也是一敗再敗。蘭德假借高爾特五十頁演說的最後，再度鼓勵她以及所有的企業家們：

「妳聽到了嗎？我的愛人。爲了妳的美德，不要讓世界爲無恥的邪惡做出犧牲。爲了那些支撐著妳活下去的信念，不要被醜陋、怯懦、欺世盜名之徒的沒頭沒腦扭曲了妳對人的認識。不要丟掉妳的認識。正常的人挺胸抬頭、意志堅定、腳步

永遠不會停止。不要在充滿了或許、還不一定、還沒有、一點也不的泥潭裡釋放妳 可貴的熱情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

IV. 蘭德的哲學思想

認真區分交易與掠奪，認真區別對與錯。蘭德堅信：「一切事物都有兩面：一面是對，另一面是錯，但只要有居中的一面，就必定是邪惡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拒絕了邪惡，然後才能認真捍衛理性和道德。她在書後跋文中驕傲地寫到：「我是認真的。我一直遵循著此書中所表達的哲學來生活——它對我塑造的人物和我自己都同樣適用。」（〈作者後記〉）認真是對理性的信任，對生命的尊重，也是對自己的誠實。

蘭德的認真係受亞里斯多德影響。她說：「唯一令我在哲學方面受益的便是亞里斯多德，……他對邏輯定律和人類求知手段的定義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……我在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一書三部的三個標題，就是獻給他的禮物。」（〈作者後記〉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是由矛盾律、排中律、同一律三部分所組成。這本小說也分成三部，第三部的「A 即是 A」就是同一律，前兩部亦跟隨矛盾律和排中律來發展。讀者細讀第一部，就會發現小說裡的人物都困擾於種種矛盾。這是人們生存在現實世界中的寫照，這寫照是真實的。人們必須面對這真實，但他還擁有另一個真實可以幫他去面對，就是擁有理性的真實。她認為這些真實的存在，是客觀的存在，是無法否認的。人必須認真地面對客觀存在的真實，才能存活，才能快樂。她稱她這套哲學為「客觀主義」（objectivism）。

客觀主義是蘭德自己取的名稱，它的涵義和我們日常語言所謂的「客觀」有所差異。物理上已經存在的事物自然是客觀的真實，但是邏輯上必然會發生的未來事物，也是客觀的真實。當達格妮走進荒廢的隧道，瞥見高爾特站在隧道口，她快步前走。蘭德如此寫下此時達格妮的心思：

「『你會跟我來的』——這既不是懇求，也不是祈求或命令，而是客觀的事實，它凝聚了她全部的理解和她一生的閱歷。『如果我們沒有改變，如果我們活著，如果世界還存在，如果你知道不能像其他人那樣錯過這一刻而任其隨波逐流的話，你就會跟我來。』『你會跟我來』——她感到一種喜悅的確定，它既不是希望，也不是信心，而是對於存在規律的徹底皈依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五章）

高爾特還在洞口，達格妮如何能肯定他一定會追她而來？這不是一般戀人都有的期待嗎？不是也常落空的錯誤期待嗎？但蘭德認為「他會跟我來的」是「客觀的事實」，因為這不是期待，也不是預測，而是徹底地順著「存在規律」推演的邏輯結果。然而，這些邏輯和推演只能建立在她個人的理性和認知前提下，這種哲學類似於奧地利經濟學學派，但奧地利學派卻稱其哲學為「主觀主義」。也因

此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（L. Mises, 1881-1973）會認為蘭德的哲學和他極其接近，而兩人都是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主要支柱——阿特拉斯神。

不管學術名詞吧！底下我綜述一下蘭德的學說。

除了認為人有理性而外部世界的存在獨立於人的意識外，她還主張人抉擇的基本判準是存在，因為生命體必須面對不斷的抉擇：活著或是死去。若死去，就不再是生命體，就不再有抉擇。因此，活著是價值的前提，是善惡的前提，而價值的前提是對誰有價值，因為是他自己在抉擇。「只有『生命』這個概念才能讓『價值』這個概念成為可能。」（《自私的美德》，頁 28）換言之，我們無法從礦石或社會或國家等非生命體去定義價值。

事實就是事實，A 就是 A。只有選擇活著才能存在，因此，人為自己而活著就是道德，人自食其力是道德，人為自己謀求幸福是道德。人可以幫助他人，如果他覺得快樂的話；但是，如果這會犧牲自己或帶給自己不快樂，就是不道德。

「人要生存，除了去獲取知識，別無他法；而理性就是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。……一個理性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去選擇回答……真還是假？……對還是錯？……思考是人的唯一最根本的美德，其他的一切皆因它而生。人最根本的惡習，也即是人的眾惡之源，……便是頭腦空白、主動喪失人的意志、拒絕去思考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因此，沒有所謂的盲目，那是人拒絕去看；也沒有無知，那是人拒絕去瞭解。

「幸福是一種處在全然沒有矛盾的快樂之中的狀態……只有理性的人才可能得到幸福……只有在理性的行動中才會感到歡樂。……在理性的人們中間，沒有人受到傷害、不存在利益衝突、不想去白拿白占、不會萌生吃掉對方的貪念、不會犧牲自己、也不會犧牲他人。……代表著對人類表示敬重的道德象徵是商人……依據價值而非掠奪去生活……一切都是他自己掙來的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七章）「他們不會任創意流於空想，而是要讓它們成為現實。他們讓想法變成實在的物質，讓價值得以實現——他們創造了鋼鐵、鐵路和幸福。」（第三部，第三章）

V. 蘭德是誰？

世人習於道聽途說、習於見字猜意，聽到「利己」就掩住耳朵遠離，看到「利他」就展開雙臂擁抱，難怪這世上有層出不窮的詐欺和誘拐。誠如蘭德所說，世人懶得去發現，拒絕去瞭解，直覺就認定個人主義就是沒有社會主義好、資本主義社會比不上福利國家。就個人言，這些直覺是可以理解的，畢竟生存是困難的，人生是孤單的。在鄉村，這些直覺也可以理解，畢竟生老病死、天災蟲害都需要左鄰右舍相互支援、共渡難關。即使進入工業時代，我們仍期待著社區的互助、

國家的協助。但是，如果仔細觀察我們生活所消費的物品，有多少不是從與陌生人的交易中取得的？我們認識那些生活在中國、印度、伊拉克、挪威的生產者嗎？我們對他們的關懷有多少比例只不過是口惠而已？只有自利才可能擴大交易範圍，如果利他，則交易範圍會縮小。交易範圍愈大，愈能深化分工和專業化。

直到有一天，突然發現公司的訂單少了，警覺到自己的報價高過中國大陸的廠商，品質又趕不上日本產品，於是，右罵德國買主只知錙銖必較而不顧多年交情，左批美國消費者只顧高品質消費而缺乏幫助小國經濟發展的道德；而這些指責，正是假借利他之名而行掠奪之實的態度。

這些日子，全球景氣衰退，失業工人多了，社會治安也開始惡化。突然間，長期以來被謾罵的「消費主義」，竟成了各國政府的救世祕方；而那些「自私自利又沒有道德」的企業家，卻被看成聞聲救苦觀世音菩薩的千萬化身。一些高知名度的經濟學者也忙著解釋道：「緊急救難要有不同於平日的觀念，開刀也必須使用嗎啡。」是不是毒藥已無所謂，這個世界的道德已淪落至：有用則珍惜，無用則攻擊的權衡計算；政府政策隨狀況搖擺，並非依理性與規則行事，而人民賦予政府裁奪之權，不僅導致強制，也常是獨裁的起源。這是什麼樣的道德？什麼樣的秩序？「約翰·高爾特是誰？」蘭德又是誰？

寫了一長篇，還沒機會簡介這小說的作者艾茵·蘭德。在這網路發達的時代，我建議讀者直接上網去查。不論輸入中文或英文，都能搜尋到甚多的相關網頁，從她的生平、著作、粉絲到八卦，除了讚美，也充斥著許多膚淺和錯誤的陳述。底下，我僅以簡單的年譜來介紹蘭德：

1905 年 生於俄國聖彼得堡；

1917 年 十二歲，俄國革命；

1924 年 大學畢業；

1926 年 抵達美國，就沒再回蘇聯；

1929 年 與演員法蘭克·歐康諾（Frank O' Connor）結婚；

1937 年 和俄國家人聯繫中斷，俄國史達林時代；

1940 年 幫總統候選人溫德爾·威爾基（Wendell Wilkie）助選；

1943 年 出版《源泉》一舉成名，回好萊塢工作；

1944 年 開始構思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；

1947年 為俄國第二次紅色恐怖到眾議院作證；

1940-1950年間在亨利·黑茲利特（Henry Hazlitt）的介紹下認識米塞斯；

1951年 搬家到紐約市；

1957年 出版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，蘇聯發射首顆人造衛星；

1960年 開始大學巡迴演講；

1964年 出版《自私的美德》；

1966年 出版論文集《資本主義：未知的理想》；

1960-1970年間發展她的客觀主義；

1974年 因肺癌開刀；

1982年 因心臟衰竭病逝。

最後，我們看看蘭德自己怎麼闡釋本書怪異的書名：

「里爾登先生，」法蘭西斯可的聲音鄭重而平靜，「假如你看到阿特拉斯神用肩膀扛起了地球，假如你看到他站立著，胸前淌著鮮血，膝蓋正在彎曲，雙臂顫抖，但還在竭盡最後的氣力高舉著地球，他越努力，地球就越沉重地向他的肩膀壓下來——你會告訴他怎麼辦？」
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他……能怎麼樣？你會告訴他什麼？」

「聳聳肩。」（第二部，第三章）